

· 大雅轻小说 ·

DAXIUZHETIAN

大袖遮天 著

迷雾重重，伤透你的脑筋！

LOGIC
逻辑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 •  大雅轻小说 • ——

逻辑

LOGIC

大袖遮天 著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图书在编目录(CIP)数据

逻辑/大袖遮天著. —上海: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04.11

ISBN 7-5072-1086-3

I. 逻... II. 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02634号

作 者 大袖遮天
责任编辑 孙 悦
装帧设计 储 平

逻辑	总 策 划	王仁定	丛书主编	张 芸
	特邀策划	孙长青	特邀编辑	牛珺莉

出版发行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常熟路157号	邮编	200031
电 话	021-64373790	传真	021-64335603
电子信箱	cwiph@hotmail.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凯基印刷(上海)有限公司	开本	175X105mm
字数	170千字	印张	11.25
版次	2004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04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72-1086-3/I·41

定价 25.00元

前言

记得《圣经·新约·马太福音》讲了一个故事：最初，犹太先知施洗约翰在旷野里的“犹太定居点”布道。他每到一处便对人们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在约旦河里给人施洗，他希望人们悔改，使人的罪过得到洗涤。最初，人们对他的议论纷纷，有的人对他充满敬意，有的人则对他不屑一顾。最后历尽波折，人们都到他那儿接受洗礼，承认自己有罪，期望得到救赎。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在，施洗约翰的行为都是一种神圣的修行：通过洗涤众人的罪而企图拯救那些身陷愚昧的人们。

那个神人一体的时代虽然至今只能在我们的梦中浮现，但故事的寓意依然能发人深省。

当符合正常世界的逻辑被完全打破，所发生的一系列层出不穷的事件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无法用常理来解决时，你会如何反应？

是茫然不知所措惊惧地坐等结论的出现？还是找出答案，制止事件的不断发生？

作者给我们设了一个迷局，一个令人觉得匪夷所思却又欲罢不能的迷局。随着故事情节的层层展开，出人意料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我们不禁要由衷地惊诧于作者的用心良苦和匠心独具。

那些怨恨积蓄的能量，到底会有多大？人们将为自己的冷漠和“罪过”付出怎样的代价？作者着眼于人性的弱点、缺损以及由此而来的忏悔、自赎、向善，人生感悟深刻且细腻，令人叹息，耐人寻味。

不论人们是否能从作者所设的迷局中为生命的价值和人性的善恶找到答案，但有一点想必是会引发我们的感动和共鸣的：

“无论如何，只要世界上还有人肯为他人做出牺牲，这世界就不会毁灭。”

也许，这就是潘多拉魔盒里最后留下的礼物？

目 录

前言

- 一. 空白校园 1
- 二. 溺于球场 24
- 三. 男生宿舍的异事 37
- 四. 奇怪的直播 65
- 五. 新的线索 90
- 六. 又死了两个 103
- 七. 校长的遭遇 116
- 八. 和棋 131
- 九. 推论一 150
- 十. 401 寝室 178
- 十一. 501 寝室 194
- 十二. 寻找交换物 204
- 十三. 401 的真相 227
- 十四. 受伤的女生 243
- 十五. 推论二 276
- 十六. 猫的主人 279
- 十七. 雾 289
- 十八. 结论 308
- 十九. 缘起 319
- 后记 341

一、空白校园

第三师大是南城最具盛名的一所综合性师范大学，地处城东郊区，离市区大约两小时车程。学校四周是一片未开发的荒地。

由于交通不便利，城里的人很少到这一带来，而学生与老师也只在周末时乘坐校车到城区购买物品，平时基本上就是在校园里和荒地上转悠。因此学校稍显寂静，但不失为治学的清幽之所。学校多年来人才辈出，大概也与其地理位置有关吧。

然而学校毕竟是年轻人集中的地方，校园内虽无市井喧哗，却另有一番热闹，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学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制造着蓬勃景象。

蒋世超是其中尤其生机勃勃者——其他学生都是风华正茂，而他却还在“茁壮成长”。

年仅12岁，三年前以9岁低龄、南城理科第一的骄人成绩进入第三师大以来，蒋世超一直是校园里备受瞩目的人物。不仅仅由于他的年少聪慧，更与他额头上的七星钻石有关。他额头上“镶嵌”着七颗绿豆大小的钻石，在白净的面孔上闪烁，与睫毛修长的双目交相辉映，显得灵气逼人。无数的人问过他钻石的来历，更有好事者使用各种“残忍”的手段企图取下钻石，但都没有结果。

他并不介意别人这么做，特别的事件必然会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这点他早就明白了。只是连他自己也不太清楚这件事，所以实在不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好在时间可以冲淡一切，经过一年的热潮，人们对他的研究热情已经消退，除了每年新生入学刚开始的几个里会引起一阵轰动外，12岁的蒋世超，已经成功地将自己融入了平凡的人群中。

“世超，打球去啊！”同寝室的林丁拿着乒乓球拍招呼他。

蒋世超尚未成人，身高仅1.55米，需要高度的运动如篮球、排球之类他虽然也十分喜欢，却没有人愿意陪他玩。但是与高度无关的乒乓球他却是校园一绝，自入校以来罕逢敌手。听到林

丁的招呼，他立刻响应，从树上跳下来。

顺便补充说明一句，他特别喜欢爬树。

林丁曾经十分嫉妒地说：“自从世超来了之后，我再也没有爬过树了，其实我也很喜欢爬树啊！”

他抱怨得不无道理。世超作为少年爬树时那种活泼可爱的样子成为校园里的一道风景，从此校园里任何其他男生爬树都会招来女生的嘲笑：“你以为自己还只有12岁吗？装可爱！！”身为大男人怎敢招惹这种耻辱？于是男生们只好“戒树”。

更令人气愤的是，世超装出一副十分同情的表情：“各位姐姐，如果她们要上吊的话，当然又另当别论了！”

说过那句话后，世超的脸一连几天都红红的——是师兄们“爱抚”的结果。

林丁生于山林，用他的话说，爬树乃是吃饭睡觉之外的人生第三件大事，其中的乐趣不可言喻。不许他爬树的残酷程度，大到等于禁止猴子爬树的残酷程度。

所以世超从树上下来之际很招来林丁几道“毒辣”的目光。世超哈哈一笑：“林哥哥，你是不是想爬树啊？”

林丁不客气地在他脑袋上敲了一个栗暴：
“今天非杀你个屁滚尿流！”

世超抿嘴一笑。

两人打打闹闹往乒乓球室走去。

乒乓球室位于校体育馆内，体育馆正门面对
着一条梧桐大道。走近梧桐大道时，两个人都觉得有点不对劲。

第三师大的学子都是头脑发达之辈，经过
三年苦读，大学课业显得无比轻松。轻松之余，
大家都想弥补一下三年来荒疏的体育锻炼，让
四肢也发达一下。所以在校内，体育馆一向与图
书馆和食堂并列人口密度前三位。无论什么时
候，就算在凌晨两三点钟，梧桐大道上都是相当
热闹的。

然而现在不过是下午2点半，梧桐大道上却
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

“咦？”林丁疑惑地四处看了看，确定一个
人也没有，连大道周围也没有人。

蒋世超镇定地向四周看了看，问道：“刚才
我们一路走过来好像都没有碰见人？”

这么一说，林丁也有了印象。蒋世超原本是
坐在宿舍楼下的树枝上，从宿舍到梧桐大道之间
要经过落雁湖、第一教学楼、娱乐中心，但他们

一个人也没看到。

林丁摸摸脑袋，忽然大笑几声：“他们不在正好啊，我们可以不用跟他们抢球桌了！”须知球桌总共只有20张，而第三师大师生共有5000之众，平时抢夺球桌分外激烈。林丁一想到他居然可以在下午2点半的黄金时刻悠然挑选他最喜欢的球桌，不觉什么都忘了，迈开长腿就准备往体育馆走。

世超一把拉住他：“等等！”

“什么？”林丁一颗心早已飞了进去，“要快啊，等人来了就没这么好的机会了。”然而再看看世超郑重的表情，他就不再做声了。能够考上第三师大，林丁也非泛泛之辈，自然能明白这其中诸多不正常之处，只是一时头脑兴奋，下意识地将所有疑点都忽略不计。经过蒋世超阻了一阻，冷静下来，他也开始思考这件事情。

“世超，有点不对头！”林丁说。

蒋世超点点头，露出深思的表情。每当他沉思之时，稚气与天真便从他脸上消失，神情变得从容淡定，颇具大家风范。他拍了拍林丁的手臂（本来是想拍肩膀的，但是高度不够）：“的确，你想到了什么？”

林丁明白蒋世超一定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只是为了不限制林丁的思路，才要先听他说自己的意见。如果世超从教，那他一定是个善于诱导学生的好老师，林丁偷偷地想。理了理思路，他说出自己的想法：“人呢？就算看不到人，也应该听得见人声啊！”

蒋世超点点头，他也已经发现四周安静得过分。师大何时如此安静过？除非在梦里。

林丁还想继续分析下去，他的想像力十分丰富。但蒋世超制止了他：“也许事情并不奇怪，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三年同寝室兼同班好友，有些话不必说出来也能彼此理解。林丁明白蒋世超的意思是，目前为止他们惟一觉得怪异的地方就是人都不见了。而至于人们都到哪里去了，这一点却是不清楚。还有一点，他们其实只不过是看到和听到别人，但说不定所有的人都在他们视线的死角里呆着、一言不发（虽然几乎不可能）。

因此现在最要紧的不是凭空设想，而是在校园里看看，人都到哪里去了。蒋世超和林丁都有些莫名的兴奋：这么反常的现象，一定有事情发生。事情的内容可以有很多种，但对于有规律的学校生活来说，这种反常无疑是一剂兴奋剂。两人心照不宣地对视一眼，眼底是掩

藏不住的期待。

乒——乒——乒——乒——

体育馆内传来慢悠悠的乒乓球声，单调而悠长。林丁和蒋世超非常熟悉这种声音，每当占不到球桌时，他们便会在球桌旁看别人打球，自己在一旁将乒乓球抛得挨到球室的天花板，然后接住，再抛。那种声音和现在的一模一样。那时候四周都是鼎沸的人声，他们没有特别的感觉。现在，四周极其安静，他们才发现，原来乒乓球碰撞天花板的声音，也可以这么寂寞凄凉。两人不觉有些心神恍惚，各自闭上眼睛定了定神。

再睁开眼的一刹那，一股巨大的喧哗声涌入耳朵。他们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梧桐大道上人来人往，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学生的身影，阳光强烈地投在地面上，发出尘土晒焦的味道。学生们谈笑着，争吵着，一切如常。应该说他们发出的声音并不是很大，但对林丁和蒋世超来说，从极度寂静到人声喧哗，这中间跨越的反差太大，他们一时无法接受。

在这之前，虽然校园里的情形确实大异于往常，但他们并没有觉得害怕，只是认为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一所校园里偶尔发生一点特殊事件是很正常的。然而无论发生的是什么事

情，一定在常理可以解释的范围内，所以他们依旧能够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来进行分析和判断。

但现在这一瞬间所发生的一切实在太过于匪夷所思，以至于两人有一分多钟的时间被“定”在了原地（注：所谓“定”，就是一动不动，类似于武侠小说里被点了穴道的情形）。同时他们的血液好像也有凝固的先兆，一时失去了思维的能力。

世超首先恢复过来，他茫然地看了看人流，推了推林丁：“我们一定是在做梦，是不是？”

林丁立刻接受了这种说法：“是的，多亏你提醒我，哈哈！”

其实他们感受到的一切都如此真实，触手可及，很难相信有这样真实的梦境。但是，如果不是做梦，又怎样解释发生的一切呢？

世超一想到自己在做梦，心中不觉一宽：“呵呵，好真实的梦啊。阿丁，是你在我的梦里还是我在你的梦里？”

“不知道，”林丁老老实实地说，“你不是说在梦里知道自己做梦就会醒来吗？那么我们是不是该醒了？”

“是啊是啊。”世超不确定地说。

一个男生分开人流朝他们走过来，是同班的

程宾。

程宾拍了拍林丁的肩膀，又捏了捏世超的脸蛋：“你们才来呀？乒乓球桌已经全部满了。”

这一拍一捏，世超和林丁两人立刻脸色惨白。

本来面对如此真实的一切，他们已经是竭力要让自己相信是在梦中。然而程宾的这一拍一捏，让他们清楚明白地意识到：这绝对绝对是在现实中。

两人的耳朵嗡地一响，血液砰砰地撞击着鼓膜，使他们再也听不清周围的声音，依稀是程宾焦急地在大声说着什么，同时大力地推搡着他们，周围的人群正在一圈一圈地围上来……

赵雪君从市区回来时已是夜里8点钟，刚好搭上最后一班校车。车上除了那个50多岁的司机何伯，就只有赵雪君一个人了。

通常师大的人都只在周末出去，何伯虽然每天都开几趟车往返于市校之间，但往往十车九空。今天这么晚还能有学生坐车，实在是非常高兴，免不了唠叨几句：“同学，我是特地等你的，不然我7点15分就走了！”

“谢谢你，何伯！”赵雪君感激地说。

何伯笑了笑，回过头来说：“同学，你是去干什么呀？这么晚才回来，要是错过了车怎么办？一个女孩子，不安全哪！”

赵雪君低头微笑一下，并不回答。突然她惊恐地尖叫一声，一手指着前方，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只会不断尖叫。

何伯迅速回过头去，只见一片荒野在车灯照射下蒸腾着雾气，无数的飞虫聚集在车灯前盘旋飞舞，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他正要询问赵雪君，就听见一声凄厉的惨叫从车轮底下发出，同时赵雪君也跟着发出同样凄厉的叫声：“压着了，压着了！”

何伯立即刹车。车子停住了。两人由于惯性都往前一冲，何伯的额头撞在前面的玻璃上，一阵晕眩。顾不上揉一揉，他赶紧打开车门下车。赵雪君也跟着下来了。

打开所有的车灯，就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前车轮底下那个小小的身体剧烈抽搐着，斑斑驳驳的血迹染红了附近的草地和泥土。

是一只黑猫，还没有死，一双大眼睛发出荧荧绿光，恐惧而痛苦地望着他们，不断地大声惨叫着。

何伯悬着的心放下了：“原来是一只猫啊，我

还以为是人呢！”他拎起猫的一只脚，准备把它拖出来扔到一边。猫咪痛苦而愤怒地挥动前爪挣扎着，哀号声在荒野里分外响亮。

一只冰凉而弱小的手使劲拽住何伯的胳膊，制止了他行动。是赵雪君。她哭了，一边流泪一边蹲下身，仔细查看猫咪的伤势。猫咪警惕地看着她，挥舞着前爪自卫。

何伯在一边挠挠头，有点不知所措。

猫咪的尾巴被压断了，但没有其他地方受伤，看来也不像有内伤的样子。就在刚才何伯回头说话的一刹那，赵雪君看见这只猫咪正从树上跳下来，恰好跳在车前。还没有来得及示警，不幸就已经发生了。由于司机是和自己说话才分神，所以赵雪君认为这件事情她负有很大责任。看见猫咪痛苦的样子，她又怜惜又内疚。幸亏猫咪没有生命危险，看来只要带它回去敷点药就好了。只是被压断的那截尾巴却是无论如何也长不出来了。

现在困难的是如何让猫咪信任她，让她可以带它去治疗。

她尝试着伸手去抚摩猫咪，但被老实不客气地狠狠抓了一下，手背上留下几道红红的印迹。

她蹲了很久，一人一猫对视着，但还是没有